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二

眉山蘇軾詩一

詩自杜韓以後唐季五代纖桃薄弱日即淪胥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之徒崇尚崑體祇是溢李後塵嗣是蘇舜欽以豪放自異梅堯臣以高淡為宗雖志於古矣而神明變化之功少未有能駭駕杜韓卓然自成一家而雄視百代者必也其蘇軾乎軾之器識學問見於政事發於文章更稱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為之也惟詩亦然地負海隅不名一體而核其旨要之所在如云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此軾自評其詩者也作詩熟讀毛詩國風離騷曲折盡在此軾自以其所得教人者也且夫精深華妙則蘇轍稱之矣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則黃庭堅稱之矣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則蔡條稱之矣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渾雅則教陶孫稱之矣前之曹劉陶謝後之李杜韓白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同時歐陽王黃猶俱遜謝焉洵乎獨立千古非一代之詩也而陳師道顧謂其初學劉禹錫晚學李太白毋乃一知半解歟但其詩氣豪體大有非後哲所易學步者是以元好問論詩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又云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蓋非用此為識議乃正以見其不可摹擬耳其與軾並世之人漫為評論者如張舜民有仔細檢點不無利鈍之言而楊時至謂其不知風雅之意後來嚴羽更以其自出己意為詩之大厄創大言以欺世夫豈可為篤論哉是編所錄挹菁拔萃審擇再三殆無遺憾其生平豐功亮節與夫兄弟朋友過從離合之跡及一時新法之廢興時事之遷變靡不因之以見詩凡五百餘首古體則五言稍多於七言近體則七言數倍於五言要歸本於六義之旨亦非有成見也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自注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爾載與其弟轍及愛特至時。載赴鳳翔簽判之任。既別而作此詩。起句突兀。有意味。前敘既別之深情。後憶昔年之舊約。亦知人生要有別。轉進一層。曲折適宕。載是時年甫二十六。而詩格老成如是。

許顗詩話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東坡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遠紹其意。

王方直詩話曰：東坡喜章蘇州詩，蓋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湖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令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曰：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道遠堂詩，云：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分隱隱。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鉅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孤冷巉削具，維幽鑿險之能。

紀年錄曰：嘉祐四年，荊州上王兵部書曰：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公由水路至嘉州，入嘉陵江，由瀘渝沿忠夔等州，入峽江，故作過宜賓泊牛口入峽出峽等詩。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飧。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呶呶。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里。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子獨何者。汲汲強奔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於此。悟出艱難中。骨力孰謂陋。室荒村不可以學道。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閤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搔首問天通。以元解是即。道不可名強名曰道之旨也。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髮鬢見石鏡。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鬣。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逢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分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後幅評論孔明數語惜之至服之至也。八陣圖壘人所共知其箕張翼舒之形無煩鋪叙放懷今古歷歷千年氣成虹霓詞出金石意豈獨為武侯嘆絕。

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東跨故壘背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感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窸窣。垂蔓綠繚繚。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駭。絕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藍。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祖行。自注孟祖從此入。王衍亦蜀主。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嶮。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涉。大浪固嘗諳。瞿鑿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姚。獨愛孤棲鷗。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鵲。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趣此心甘。

用險韻作長律盡如其意之所出最稱擅長首二句虛籠以作起局長江六句又作總挈其入峽十二句峽中之景物也絕澗十二句峽中之人事也氣候八句則言人居峽之陋歎息八句則言已入峽之勞至獨愛孤棲鷗以下十二句前六句寫孤鷗橫飛自得之樂後六句寫自己局束塵勞之態兩相對照作開閣之勢知高超之樂則知高趣之甘矣章法明盡如觀遠岫列秀青青

太平寰宇記曰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兩岸對峙中貫一江濫灇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巫峽在巫山縣明月峽在夷陵州縣崖間白石如月黃牛峽在夷陵州西

三峽記曰三峽連亘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喜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

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平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盞忽驚平峽尾岩腹有穿壑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宮尾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櫓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圉凡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茅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聞道石最奇竊寐見怪狀峽山宜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慙慙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險境發以雄詞須看其意思閒暇蕭散處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鼉鼉橫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守降老寒至今帶連鏢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坐幽且閑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還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潺徘徊神境仿像仙蹤不襲用玉色顏顏及望帷褰幃一切猥瑣漫褻之語范成大平山圖及平山高二詩賈賈力辨何不緣軾詩巫山神女二作為登耶

吳船錄曰下巫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十二峰皆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所謂陽臺宮唐觀在來鶴峰上亦未必其神女之事據宋王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子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庸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令鬼神斬石疏流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

平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峽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

旁觀不暇。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恃。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顙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鰲坐就石位。巉巖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笋倚孤峰。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埽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為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文如綺。貪心去不顧。淵谷千尋絕。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洪濛草樹密。葱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倦。當時伐殘木。牙孽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為數唱。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嗟爾若無還。絕糧應不死。帶草纓靈皂。雲積氣析之。則句鍊字琢合之。則悠悠乎與顙氣以俱。而莫得其涯。

入蜀記曰。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峰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託。

荊州十首 錄三首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為屈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國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鰕。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俯仰陳跡懷古者。所同悲壯慷慨。則唐賢得意筆也。嘉祐庚子。軾侍其父洵自荊州浮大梁。此詩當在鄭州西門作之前。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嶂。落月澹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閒愧老僧。再游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次聯是早行景色妙從首句殘夢二字生出。故日月字不嫌雜見。王世貞之論似密實疎。藝苑卮言曰。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為瘦馬。兀殘夢愈隱。愈道。

留題延生觀後山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巖第幾夫。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嫦娥駕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疏簾。

三句觀後之景。四句小堂之景。唐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嘉義昌安陽諸主皆先後丐為道士。築觀在外。玉真師事道士史崇元。此詩中二聯較之李義山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之句。更為語隱而意微。

趙次公曰。延生觀後上小山有堂。是唐玉真公主修道遺跡。

青城山記曰。玉真公主肅宗之姑也。築室丈人觀。玉真金仙二公主真容見在。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閒。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

揮霍如意五六一聯。深沈雄健。景中有情。蒼茫二字俱讀從上聲。前人所未有此。自軾詩創用。唐人如韓詩讀張王為去聲。白詩讀朧朧為上聲。後人不審所出。遂謂前賢自我作古。恐不盡然耳。

趙次公曰石鼻寨即武成鎮也戰國指言蜀與魏也諸葛亮作此城以拒郝昭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自此地前往寶雞為入西南矣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閣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飄蕭牕紙明堆壓簷板墮

自注閣中皆以板為簷

風颭助凝冽

憚慢困掀簾惟思近醇醪未敢窺環瑤何時反炎赫卻欲躬日磨誰言坐無糧尚有裘充貨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逕綵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飲雋餅屢臥嗟予獨愁寂空室自困圯欲為後日賞恐被遊塵泥寒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霜雪庶以躡郊賀

和韻詩峻拔瀏利如彈丸脫手太蘇所長

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寄子由

饋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為歡恐無及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真盤巨鯉橫發籠雙兔臥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挈出春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寒亦肥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即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連老意而暢言之頃挫淋漓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彊不睡。相守夜譁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過。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前六句比中六句。賦結句猶可誇者。非幸詞正以見去日之苦多。而盛年之不再也。此與別歲一首佳處不減魏武短歌。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曠。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終被旁人裹。體勢本閑落。結束入細縻。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笥。自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字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寇賊。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論書實自道其所得。端莊剛健一聯及體勢結束一聯宛然見軾書法也。中間插入學射一段。軒然波起。凌厲無前。

韻語陽秋曰。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王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鳳翔八觀

并序

錄五首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

二子蓋非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箱。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鱣貴之柳。自注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貴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牋。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荑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殷鑒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耆。東征徐齒關虓虎。北伐犬戎隨指麾。象背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自。遂因鼓聲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矐矐。何人作頌此崧高。萬古斯文齊岵嶇。動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沈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數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雄文健筆句奇語重氣魄與韓退之作相埒而研鍊過之細玩通篇以冬十二月四句起以興亡百變四句結起做北征詩體結亦悠然不盡若韓詩起四句未免平率結云嗚呼吾意其蹉跎又何衰頹也中間分三大段第一段自細觀初以指畫肚至下揖冰斯同殷鑒鋪敘石鼓之文詞字蹟實景實事所與韓公

不同者在此故詳述於前且正是初見時情狀古器縱橫六句詳寫石鼓之奇古固非文字蠻律蛟蛇走一句所能盡缺月嘉禾視韓詩鸞翔鳳翥珊瑚碧樹之詞又出一奇也漂流百戰四句作轉軸起下二段意憶昔周宣歌鴻鴈至豈有名字記誰某推原溯委鋪述典重自從周衰更戰國至無乃天工令鬼守憑千古今却以六經九鼎作陪瀾翻無竭筆力馳驟中章法乃極嚴謹真足嗣響少陵

茗溪漁隱叢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爾蘇長公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史籀變蝌蚪亦原於蘇州也

趙次公曰先生詩後段云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科斗書後記一篇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不知何所據而然卒以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鱣先生詩注云維鱣維鯉而子由云魴鱣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

朱彝尊曰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子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

子瞻克見其全乎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寔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鵝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雲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翩謝寵獎。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敏。壯無間言。

以史遷合傳論贊之體作詩開合離奇音節疏古道子下筆入神篇中摹寫亦不遺餘力將言吳不如王乃先於道子極意形容正是尊題法也後稱王維只云畫如其詩而所以譽其畫筆者甚淡顧其妙在筆墨之外者自能使人於言下領悟更不必似畫斷鑿鑿指為神品妙品矣

許顗詩話曰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斯評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興。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皇。盡為湖所貪。但見蒼石蟠。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為目眈眈。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簪。深有龜與魚。淺有螺與蚌。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沈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綰雖強致。瑣細安足賤。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毵毵。自注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彩羽無復見。上

有鷓鴣。鷓鴣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就。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鄉。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逌。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載。鐘鼓已餽餽。

前幅寫東湖之勝。而曰胡所貪。曰目眈眈。匪直摹景而已。人後自寫閒遊。實有懷抱。觀古今之意。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二句意最深厚。得簡令詩人之旨。沈屈下僚。勾檢簿書。無由得盡其才。不得已而為湖上之遊。詎與尋蹤探勝者。此攷是時。軾為鳳翔判官。陳希亮為府帥。以屬禮待之。或謁人不得見。軾壯年氣盛。不相下。其客位假寐。作有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此詩末復云。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函無聊。不平時一發露於辭氣。故必知其人論其世。而後可與言。詩後人注詩者。俱未見及此客位之作。編入通守錢塘時。併其年譜中次序。亦錯謬矣。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鷓鴣。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王中令。斫木南山楨。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蒼蒼莽蒼意。到筆隨中間。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十字奇警。奪目可與老杜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相匹敵。

趙夔曰。此詩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李氏園自注李茂貞園也
今為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牕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鵲。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園。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畫東為方池。野雁雜家鶩。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頽。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臥可見。蒼翠間硤硤。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抽錢算閒口。但未推羹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國圖。藉沒不容曠。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蟻蟲生刀韜。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自注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閒。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敘園中景物委折詳盡自西而南而東而北一點晴宛似柳州小記後以感慨之情寓通曠之見令人意愜

五代史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禧宗閒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賜姓名昭宗景福元年反犯京師加拜尚書令封岐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禱溪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溪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夜色。蒼涼撫景懷人想。見竟夕裴回之致。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響瀧溪。嶺上疏星明煜煜。寺藏崑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麋竄修竹。入門突兀見深殿。照佛青瑩有殘燭。魏無酒食待游人。旋斫杉松煮溪荻。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日落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舂。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顏謝以後古詩多有對偶。終篇者入唐遂以有聲病者為律。無聲病者為古。詩於七言古體亦時一有之。若少陵之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昌黎之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種竹門可款。硬語排累視唐初四子及元白諸家之宛然。律調者不可同日語也。若其有首至尾無句不裁對。無對不塊偉絕特。則惟軾集中有之。實為創格。此作亦其一也。其中寫景處語刻畫而句渾成。讀之可怖可喜。筆力奇絕。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大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搥。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髻。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若悲茄。不著議論而鬱拔縱橫之氣。自寓語澹味長。最是高格。

邵長蘅曰：蕭蕭聞馬搥。詩車攻篇蕭蕭馬鳴。毛傳言不謹諱也。公詩用此意。

三國志曰：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襍於渭濱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趙次公曰：按長安志，引水經注曰：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亦謂之武功水。又曰：武功蓋在渭水南，鄙

縣北是今先生禱雨於號縣之礪溪故所經由望見郿縣之五丈原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錄五首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蒲萄雖滿架困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
葵花雖繁繁葉淺不勝簪叢叢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感亦非汝能
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種叢篁春種秋可倒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
天工巧有幾肯盡為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芳心插牽牛獨何畏詰曲自牙蘂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
南齋讀書處亂草晚如發偏工貶秋雨歲歲壞籬落

蘆笋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
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遶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
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閒曲

自注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游南

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唯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前四首俱是雜寫花木隨處拈出妙諦非見道忘山者不能獲此圓通也未首則別為一調秀語奪山綠
一句情味備至每於稱許輒處想見其友于式好有怡怡之樂此數詩格調柴桑淡遠脩武倔奇殆兼擅
其勝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貼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